

底特律：Techno 之城



踏入明亮的地下室。

单色招贴和唱片封套互相点缀，白色的基座上一台特丽珑显示器。

一首 Techno 音乐回荡着，依然具有颠覆的力量，将时光炸出一道裂缝，越过了这被消毒了的空间的围墙——

Cybertron 乐队、Inner City、地下抵抗。

声音指引你来到数间相连的荒废房间，去工业化的空间。

它还原了一个城市，在那里，集体记忆扭曲并浓缩，正如民用楼房承受着废弃的重量，烧焦的天花板上的装饰纹上升，窗玻璃上铭刻着蠢蠢欲动的字符，废弃火车站的大理石地板。

一座临界之域，搁浅在蒸蒸日上的汽车之城、反乌托邦生活世界以及具有解放潜能的场所三者之间的边缘。

一面展墙上的单色大幅摄影打开了底特律市中心的风景——大礼堂、好运动酒吧、东大河，这些名字构成了一座废墟中的美国城市，一座石化了的却未必不透风的城市，在它的防火通道、停车场、旅馆后面的阈限空间（liminal zone）中，可能性被打开。

阈限空间是萨满的场域，是变形金刚的，属于那个可以在不同世界之间引领方向的人。

Techno 制作人在 80 年代浮现——胡安·阿特金斯（Juan Atkins）、德里克·梅（Derrick May）、凯文·桑德森（Kevin Saunderson），这些人占领了多重阈限空间，就像他们拥有多重姓名，多产的自己，分裂后重新组装的自我——分裂为了重新组合/记住（re-member）。

对他们而言，末日已经降临，他们居住在一个反乌托邦世界。Techno 突出了生活在废墟中的体验，它飞过 1967 年大火烧黑的楼房，盘旋在 1973 年经济衰退的余波之上，从一个超自然清晰的角度俯瞰这个在里根政策下苟延残喘最后被掏空了的城市。

福特不断地解雇员工，并用机器人代替了传送带。而正是这些新机器人，最后成为了容器，Techno 制作人为其注入精神。它们创造出的这未来主义的梦之景是关于对策略性的穿越力量的驾驭，埋下无常的故事。

罗兰牌合成器在这个房间里就像一块化石，仿佛从大楼倒塌后的碎片中抢救出。它们具有某种剩余力量，疏离的存在，型号 808 仿若遗迹，灵魂已经离开了的身体。如果音乐是幽灵，那么这些合成器就是被抛弃的躯壳。在这个白色地下室的明亮顶灯下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来自远古的，怀旧的，复古未来主义的恋物。

一个孤立的，说教式的声音不断地敲击着围墙，那音调是清晰的，使得种族、阶级，以及所有强加的秩序都显得不重要。

有一个叙事，很容易懂——遥远，平静，公平。

复合的图像，荧光的海报上描绘着过去的辉煌：录音工作室、集锦专辑、电台……我浏览着纪录片，在里面，音乐人在录音室里的画面似乎打破了魔咒，将音乐带入平淡之域。

然而在音乐中，它的精神还是无所不在的，那些凝结的瞬间充满着张力，打开了各种未来，虽然这些未来我们暂时遗失了。

Techno 并不对底特律进行生硬的领土占有，而是穿梭于墙壁之间，在公路上飞驰，成为一种游牧的，神出鬼没的存在。底特律是一座被界限撕裂的城市：8 英里路、基线路、北城区，它们隔离了贫穷和富有的上层郊区。而正是对这些边缘的意识，对穿越和扭曲这些边缘之能力的意识，创造出了此般美妙的天籁之音。

在 Techno 音乐之中有一种明确的治愈的欲望，去重组/记住 (re-member) ，再一次拼凑起那些支离破碎的元素。

Techno 是广阔的，听觉的幻象，它是逃逸。它通向的并不是狂喜的无知，而是作为对残暴环境，对一贫如洗的日常生活的抵抗策略。在木炭壳和荒废的厂房中，它逃离平凡的空间和时间。

这间房间，这个灯光通明的地下室被污染了，被 ICA (伦敦当代艺术学院) 的日常生活所渗透——从厨房传来的声音、叮当啾啾、午餐的欢雀感。玻璃杯向鹏的清脆响声和中产阶级的笑声成为了刺耳之音。位于封闭而清洁的中央伦敦的底特律 Techno。然而它那壮阔的，潜力无限的节奏从扩音器中传出，弥散到被封锁的 1 区和 2 区，并将那曾经被称作为是“城郊”的地方打通，也就是 3 区、4 区和 5 区。Techno 精神在 Bleep、Spiral Tribe 以及 Free Party 这些场地间循环，废墟是它的轨迹，在无常和生长的地方，在爱德芒顿、克洛伊顿、巴尔金、图腾哈姆格莱姆，broken beat、dubstep，界限伦敦传来绚烂的声音万花筒。

这里的扩音器被调到礼貌的音量，音乐保留了它令人入迷的力量，但是无法使身体着魔。它缺乏一种声音系统紧紧抓住人躯体的力量。我渴望音乐将我的脊椎上下充满电，一种爬满皮肤的躁动感。

唱片封套装在卡纸相框里面，一些博物馆物件整洁地排列着。我想到已经消逝了的伦敦唱片店圈子，满地下室的唱片架就像丛林，hard house、tech-step，还有满屋子令人感怀的唱片那石油化工的味道。

我曾经第一次审视这些封套的时候，对这种音乐的理解并没有很渊博，也不像我的男同事那样蜂拥到唱片店。我对它的了解来自 rave 圈，那是 techno 初来欧洲时——更具体地说是初来英格兰北部时——辐射出的丰富产物。当 techno 抵达这里时，那是一个催化的瞬间，在一个地区吊诡地浮现出了与底特律的相似。

我记得 1992 年第一次听地下抵抗的《为了改变的革命》，我在南约克夏的一个前矿产村，一家人家的房子外放着这首歌。我记得一眼望去，荒废的集装箱堆场，还有被弃用的科顿伍德矿场，我记得剧毒的工业残渣渗入生态系统。世界末日已然来临。

出现在底特律的 Techno 是一种炼金术般的魔法，带来一系列倒置。它占据了一个中间地带，一边是不顾一切叛道离经的 P-Funk，另一边是注重精确和数学秩序的欧洲电子乐。

在英格兰北部的工业城市，它遇见了同伴，以及范围多元的影响——海鸥乐队、人类联盟、伏尔泰酒馆——从欧洲发出的信号，底特律接收到，镜面反射又折回。

布雷克·巴克斯特 (Blake Baxter)、深空声音 (Deep Space Soundworks)、X 光线，冗长的名单将我带回 90 年代早期谢尔菲德的烟幕排队、莫利的天黑俱乐部、约克夏石矿上和田地间的自制音响系统。工业基础设施成为了主场地，而那些垂死的作坊、工厂、俱乐部则被反文化现场占领。在那些时刻，工人阶级文化的元素被颠覆，人们振奋起来，纺织、钢铁、矿产地区的废墟被持续的顿悟所照亮。

如果说底特律曾沉浸于贝利·戈迪 (Berry Gordy) 那汽车城弱拍 (motown upbeat) 的音乐印记中，那么 Techno 将其瓦解了，它爬上被撕烂的传送带，将生产线的残骸清扫并重组，倾听机器人的新韵律；而在英格兰北部，这样的理解仿佛与生俱来。

我曾经问过的一个问题至今依旧困扰我：如果说宏伟的居住和工业楼房是我们集体记忆的物理承载，那么当这些标志性结构成为废墟时，我们记忆的听觉质地又是怎样的？

Techno 是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答案。它在既有的空间叙事基础上另辟蹊径，它催眠的韵律和萨满般的节奏表明了我们在追寻的领地，那是具有解放潜能的场所。Techno 是未来刹那的回声，它像是一个还未诞生在现实领域的幻觉。Techno 通过细究、再次组装过去的碎片，通过重组/记得 (re-member) 那些躺在垃圾和尘埃中的光束和灰烬，来召唤多重未来。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 Jameson) 写过：“最好构想一个另类世界——最好说出那另类世界，我们的另类世界——仿佛那个世界与我们的世界毗邻，但是没有任何联系和通道。而后，时常，就像残缺的眼球能够接收纷扰的光线，正如突然从另一个世界闯入的巴洛克阳光，我们记得，乌托邦是存在的，而别的系统、别的空间，仍旧可能。”[1]



[1]Fredric Jameson, *Valences of the Dialectic*, Verso, 2009, P.612. (詹姆逊《辩证法的多维性》)